

些困难，不知能否解决。请酌示。”

从确定建设“动画基地楼”之后，我们发动全院同志研讨讨论该楼的功能和设计方案。2011年3月12日、4月10日，我两次请清华建筑学院关肇邺院士来电影学院，请他帮助考虑动画基地楼的设计方案问题。

在李岚清副总理、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、市长刘淇以及国家各有关部委、北京市政府的关心下，北京电影学院“动画基地楼”的项目最终得以落实。总建筑面积27500平米，投资预算2.2亿元人民币。

在我退休后，动画基地楼动工兴建，第一期工程已于几年前建成并投入使用。

近年来，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有了更大的发展，已经成为我国培养动画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，能独立创作出品大型影院动画片。2006年成立了中国动画艺术研究院，有理论研究、动画创作、动画教育、动画产业等专业研究室。从2001年起举行每年一届的动画学院“学院奖”，在年底动画节颁奖并进行学术交流。

在我写完上面这些之后，最近得知，李岚清同志就在数日前又“题赠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”：“近年来我国动画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，祝你们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努力，取得大成就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贡献。”

为创造出中国的动画形象，我们应该继续努力！

(2016.11.2)



频繁严格的考试

金富军

前几年，季羡林先生的大学日记出版后，引起了社会关注。尤其是1934年一段体现学生抱怨考试的日记“这些混蛋教授，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，还整天考，不是你考，就是我考，考他娘的什么东西？”更是惹人眼球。这段性情文字，不仅体现了季先生学生时期真情实感，也反映了当时清华在教学上考试频繁而严格的特点。

清华自建校起，即坚持严谨严格的教学，清华学生课业负担重、考试频繁。1924年，有学生抱怨：“清华学生，一年三百六十日，除放假外，均似在教习命令下讨生活。今天预备这范围，明天复习前面几节，这周有小考，下周有月考，一科如是，科科如是，而学生之几许时光，已被支配殆尽矣！一日出此堂，入彼堂，忙忙碌碌，疲于奔命。其间兴味葱浓，不感劳苦者，固不乏任；而畏教员之报告，怕三次一小过者，亦大有人在。及名人演讲，题目新颖，讲者谆谆，听者寥寥；无他，此厌于讲室强迫生活，一闻演讲自由往听，则学生如鱼得水，四散逍遙，不复问他事矣！”1921年，建校10周年时，学校有统计：1911—1921年共招生1500人，其中毕业636，只占42.4%，不到一半；退学135人，占9%，肄业383人，占25.5%；开除301人，占20.1%。

到了国立清华大学时期，学校继承了清华学校时期严格考试的教学作风。过去的各种考试形式，如堂上提问（作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）、上课后下课前的十分钟笔试、月考和期考，仍继续施行，尤其是在理工学院。

学校严禁考试作弊，规定：学生于考试时作弊（如夹带、抢替、抄袭、传语等），一经查出，则记大过两次，

本次考试就做零分。以后学校更规定，考试作弊，一律开除。总有侥幸心理的学生，也不敢擅犯。学校并规定，凡不及格的学程，不给学分，亦不得补考；如必修学程不及格，则须于次年重修，隔年重修者，不给学分。而在其他一些学校，如一门课程学期终总成绩不及格，而平日成绩达到40分以上者，可以补考一次，补考不及格才重修。

1936年以前，清华的计分法仍采用等级计分法，但和清华学校时期不同。等级由六等改为五等，即超、上、中、下、劣，分别用英文字母E、S、N、I、F代表，而取消了末等。从1936年起，清华改等级计分法为百分法，以满60分为及格。但这种改变只是形式上的改变，实际上仍有等级计分法的区别。教师记录学生平时成绩，仍用E、S、N、I、F。大体上，E相当于95分，S相当于85分，N相当于75分，I相当于65分，F为不及格。对此，学生戏谑：“手枪，此手枪不是那手枪，虽不能杀人，然亦系极不吉利之物。本校考试记分法，分ESNIF五种，F为劣等，不及格；如一学生一学年中，三门课程不及格，即有开除学籍之资格。其不利也可知矣。故有人象F之形而名之曰手枪。此外E名为金钉耙，S名曰银麻花，N名曰三节鞭，I名曰军棍，各曲尽其妙。”有些同学对评分较严的老师，戏谑为“军火商，手枪给得太多了！”

学校主要课程小考频繁，

一月一次，或每周一次、每两周一次。学生必须平时把功课学得好，临时抱佛脚是不中用的。每逢学期大考，为期一周，六、七门功课全考，几乎没有复习时间，有时候一天考试最多有两、三门的。每堂考试一般为两小时，到时交卷，迟交扣分。

除了大小考频繁、考试规则严格外，阅卷也是一丝不苟、严谨严格，丝毫没有通融余地。有校友回忆以严格闻名的外文系吴达元教授：“抗战期间，曾有一大官子弟手持手枪进入吴达元老师办公室威胁要给予合格，但吴老师不为所惧，仍让该学生‘挂红灯笼’。”对于清华园中严肃、紧张的生活，有同学戏谑：“叫苦连天地忙着，昏昏沉沉地迷着，提心吊胆地怕着，咬牙切齿地忍着。”季羡林先生日记中牢骚满腹，也就容易理解了。后来，又有同学编出顺口溜：“一年级买蜡烛，二年级买眼镜，三年级买痰盂，四年级买棺材。”

各院系考试频繁而严格，因而淘汰率很高。1929年至1933年，理学院淘汰率分别为36.7%、69.8%、54.8%、60%和42%；工学院1932年成立，1932年前只有土木系，淘汰率为67.5%、56.1%、59.4%和49.5%，1932年成立工学院后，当年淘汰率32%。其中，物理系有一级淘汰率高达83%。低录取率、高淘汰率，精挑细选又严格磨练，保证了清华毕业生

很高的素质。

对于频繁、严格的考试，虽然学生在读时不免牢骚不满。但平心而论，正是这种严格的考试，督促学生珍惜光阴，用功学习，异日才能负膺大任。

清华校友朱树恭对严格的教学、频繁的考试有一番深刻的认识：“所谓清华精神，概括的说：是安分尽职，实事求是，在团体中是中坚分子，在国家是个好公民。立身处世，在弄清楚事情本质后，克勤克劳，尽智极忠的按部就班努力工作。”“记得在清华园读书时，听到有这样一个说法，大意是清华教育学生的目的，不在乎培植天才，但要确实做到：让每一个学生对学过的东西，都能有个基本认识，也就是都能达到一个标准。这个说法，不知出之何人，可能是综合各时期师生都有的一个共同概念。因此，清华一向注重考试，注意体育，也注重品德修养。”

实际上，牢骚归牢骚，清华园里的学子，非常深刻理解自己肩负的对国家、民族责任。无须扬鞭自奋蹄，除了上课之外，多到图书馆看老师指定的参考书、课本，查询资料，难得有休闲。即令在周末，也在图书馆“开矿”。

同样是季羡林，多年后深情地说：“每次回到清华园，就像回到我母亲的身边，我内心深处油然起幸福之感，在清华的四年生活，是我一生中最难忘、最愉快的四年。”